

清明节特别策划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今年的清明节，让我想起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康西瓦烈士陵园。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康西瓦这个名字是陌生的。而对于守卫祖国西北的军人来说，每一个人都知道那里。康西瓦烈士陵园是矗立在喀喇昆仑上的一座精神丰碑，安葬着半个世纪以来，守卫和建设边疆的108位英烈。作为军事记者，去年去阿里边采访问途中，我走进了康西瓦烈士陵园。

在喀喇昆仑山脉腹地，茫茫大地和苍穹之间，只有一条通向这里的道路。置身康西瓦烈士陵园，你总会感觉分外安静，尽管高原的风一刻不停，从耳边呼啸而过。

墓碑上的名字后面，是一个个静默

总有一份惦念，连系着遥远的康西瓦

■本报记者 卫雨桦

的生命。名字对应的脸庞，定格在无悔的青春年华。牺牲时，烈士们太年轻了，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儿女。如今，他们的父母也离开了人世。烈士们与故乡的情感纽带，似乎被时间和空间无情地割断。

这里，实在是太遥远。即使在交通如此发达便捷的今天，去康西瓦烈士陵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过去。长眠于此的烈士们，很少有机会能有家人前来祭奠。

以康西瓦的名义，寻亲。这种人们

内心最深刻的情感，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的上空萦绕，牵连着数千里之外的故乡。蔡元山是蔡天文烈士的侄子，是少数来过康西瓦烈士陵园祭拜的烈士。他父亲在世时，一直想方设法寻找他叔叔的埋葬点，说“只有这一个弟弟，必须要见上一面”。遗憾的是，直到去世，蔡元山父亲这个心愿也没能完成。

后来，蔡元山来到新疆当兵。为了找到叔叔的长眠之地，他每跟随部队到一个地方，就会去当地的烈士陵园转一

转。2003年4月，蔡元山到三十里营房兵站担任站长，康西瓦烈士陵园距他不过一百公里。

蔡元山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他在一座座墓碑前致敬，为烈士们祭上一口醇香的老酒。当他又一次深深鞠躬，起身向旁边的烈士墓走去，一瞬间，那个惦念了多年的名字——蔡天文，忽然出现在眼前，被深深刻在冰凉的大理石上。旁边写着“甘肃武威”，那是他想要带叔叔回去的故乡。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抚摸着墓碑，蔡元山把亲人的思念和牵挂，传递给长眠于此的叔叔，把故乡的那份温暖带到了这片高寒之地。

康西瓦的烈士们，除了他们的亲人在时刻惦念着，那些一同出生入死过的战友们，也一直在怀念着他们。采访中，那些老英雄哽咽着，流下了炽热的泪。康西瓦，他们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如今，烈士们被安葬在巍峨的喀喇昆仑山上，守望祖国绵长的西北边境。

英雄不该寂寞，英雄不该孤单。为烈士寻亲，是国家和人民对英雄的纪念。半个世纪过去，寻亲的脚步不曾停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烈士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也是值得缅怀的一生，共和国的军人将被永远铭记、尊崇。

2020年这个春天，长眠雪山的英雄不再孤独，有许多人念念不忘。总有一份惦念，连系着遥远的康西瓦；总有一份情感，牵挂着长眠于此的英烈。我将永远记得，在入连军至的新藏线上，康西瓦烈士陵园路口，那一声声响彻高原的鸣笛。

记者手记

遗憾，告诉他，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孩子。”

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所有烈士共同的亲人

在为康西瓦烈士寻亲的过程中，寄信人杨宝民发现，烈士的亲人们并不仅仅是和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当年那些和烈士参与同一次战斗、浴血沙场的老战士，更是他们情同手足的兄弟。

杨宝民“寻亲”的念头源自去年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的祭奠活动。那天，和他一起参加的人，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的侯汉敏书记和诸多同事，大家都为烈士事迹而感动。后来在搜集烈士信息的时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南疆军区有关部门全力支持，杨宝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许多老兵的联系方式。

这些年，老兵们也一直都在挂念着曾经的战友。许多烈士牺牲时太年轻，他们无儿无女，如今父母双逝，这些老兵可以说是烈士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是康西瓦所有烈士共同的亲人！

时任某部排长的吴永强在一场战斗中被子弹打掉了双腿，苏醒时他已经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历经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后，他的生命被抢救了回来。但许多战友都牺牲了，这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懂事的女儿从小看着父亲常常摸着空空的裤管默默流泪，一种情愫深埋心中。吴永强的两个女儿先后参军入伍，吴佳现任驻新疆某部医院护士长。2015年，她随部队到高原驻训，徒步5公里来到康西瓦烈士陵园祭拜。

她走过一座座墓碑，将烈士的名字抄下来传给父亲。看到曾并肩作战过的战友的名字，坚强的父亲泪流不止。

在老兵们的帮助下，杨宝民确认了许多烈士的籍贯和姓名。除此之外，他还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事件，补充了烈士们战斗的事迹，给烈属带去了更多的信息。

河南省博爱县的李宝镇老战士，今年已80多岁。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李宝镇写了一本回忆录。书中提到的战友张立道，就被安葬在康西瓦烈士陵园。

李宝镇告诉杨宝民，他1972年转业回到家乡，到电影制片厂上班，那时有五六十个同事都是参战时的战友。他们一起寻找牺牲烈士的亲人，才发现张立道家住的村子，离自己只有几里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些战友的家已经搬了好几次。为了替战友寻亲的10个烈士找到亲人，靠着辗转得来的信息，他跑了附近38个村子。

像吴永强、李宝镇这样的老英雄还有很多，在杨宝民的寻亲过程中，他们的急切热心不亚于烈士的亲属。如今，杨宝民建立了一个“康西瓦烈士亲友团”，希望能在今年组织烈属们上高原祭拜，让英烈安息，圆亲人心愿。

除此之外，他们和寻亲志愿者筹划中的事情还有很多：找到更多的烈士亲属，核实康西瓦陵园4位无名烈士墓的真实身份，为碑刻信息错误的烈士家属分批赴康西瓦陵园祭扫，联系爱心企业为贫困烈属捐助募捐经费……

路远山高，深情难碍。烈士的亲人们，今天终于可以带上一捧黄土，深埋在烈士墓前，安慰他们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灵魂；终于可以带上一杯故人的老酒，祭洒在烈士墓前，让远在天边的烈士也能感受炙热的怀念；终于可以一路放声长哭，用浓浓的乡音引领烈士英魂，纵使千山万水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几十年的光景，如果能为国家牺牲也值得了”，爷爷告诉贾芳芳，“你大伯是为国家尽了孝道”。

贾芳芳从微信上发来一张照片，是贾扎根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字迹清晰，除了纸张有一丝泛黄，几乎崭新如初。

“大伯没有文化也不识字，走了以后就杳无音讯，没有一封家信寄回。”贾芳芳说，“直到两年后，爷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到了有关大伯的消息，就是这张‘革命烈士证明书’”。

电话中，贾芳芳几次泣不成声，“爷爷过世后只留下一个小木箱，里面一个盒子里是用报纸层层包裹的证明书。爷爷觉得‘那纸张’就是他的儿子”。

今年10月是贾芳芳的爷爷去世10周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赶在这之前，到大伯的坟前扫一次墓，带一捧家乡的黄土祭奠大伯，“了却爷爷此生最大的

一封来自康西瓦烈士陵园的信

■本报记者 卫雨桦 李蕾 特约记者 张强 特约通讯员 唐帅



图①：巍峨的喀喇昆仑山上，康西瓦烈士陵园成为不朽丰碑。图②：为烈士寻亲，杨宝民寄出一封封信件。图③：河内滩边防连的新兵，为烈士献上鲜花。

牛德龙摄

烈士陵园寻亲的信件背后，是一群从未放弃的人。

去年夏天，以退役老兵杨宝民为首的志愿者团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南疆军区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展开了为康西瓦烈士陵园寻亲的活动。

“经过近一年的寻亲，安葬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的108位烈士中，已有59位烈士的亲属被找到。”杨宝民说。

故土寻根，刻下风雪岁月中的英雄姓名

李引兰老人已满头白发，只会说当地方言。为了方便沟通，她让女儿王芳照着信封上的手机号码，联系了寄信人杨宝民。王芳是烈士王虎儿的侄女，她的心愿是替带着遗憾离世的老爷爷奶奶看一看离家千里之外的大伯。

杨宝民是一位转业军人，同样内容的信件，他在全国的各个市县寄了上百封。从2019年6月开始，杨宝民一直在为康西瓦烈士陵园的烈士们寻亲。

康西瓦，维吾尔语的意思是“有矿的地方”。它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山县，海拔4280米的喀喇昆仑山腹地。新藏线上的康西瓦烈士陵园，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

最早长眠于此的烈士们，是牺牲在上个世纪60年代保卫边境战斗中的英雄们。之后的岁月里，陆续有因参与边疆建设而牺牲的烈士被安葬在那里。至今，共有108位英烈在康西瓦烈士陵园长眠。

杨宝民是一名老兵，曾在驻新疆某部服役20余年。2018年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成立，杨宝民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其中。

2019年6月，杨宝民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组深入喀喇昆仑边防一线，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在路途遥远、高寒缺氧的新藏线上，除了常年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康西瓦烈士陵园。

置身陵园，轻抚一座座墓碑，烈士们的

英雄事迹深深触动杨宝民。他发现这里绝大多数烈士牺牲时都非常年轻，不仅没有留下儿女，如今他们的父母也陆续离世。

时光荏苒，一些烈士的信息都遗失在漫长的岁月中，有的烈士籍贯都还不明确，有的烈士名字也有音误。山高路远，烈士的亲人们，几乎没有机会来到这里祭奠。

眼含热泪，杨宝民默默在心底对自己说，一定要为陵园的烈士们寻亲，让他们再次听听亲朋挚友的问候，品品老家水酒的香醇，闻闻故乡泥土的芬芳。

从康西瓦回来后，杨宝民开始为烈士寻亲。流逝已久的岁月注定这项工作每一步都异常艰难。今年初李引兰老人收到的那封信，是寻亲进行到难以推进的阶段，他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寄出的。

最开始，杨宝民在网络上搜集点滴信息，四处寻访，请教当年的参战老兵，联系部队档案馆、荣誉室查询资料，翻阅大量相关史料。

经过不懈努力，他将烈士的相关信息整理出来，写成《寻亲，以康西瓦的名义》一文，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很快，随着文章被广泛转发，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康西瓦烈士陵园和那里安葬的烈士。同时，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为康西瓦烈士陵园寻亲的行动中来。

骑行爱好者刘新民，就是其中的一位志愿者。2014年，他骑行新藏线，走进了康西瓦烈士陵园。刘新民是湖南长沙人，他对雪山苍苍下的一座座墓碑鞠躬，凝视烈士们的姓名和家乡信息。“居然有这么多湖南籍的烈士葬在这里！”他拍下了所有家乡英雄的墓碑照片，带回了湖南家乡。

去年，刘新民在网络上看到杨宝民发的文章，便主动联系了他，想要一起参与寻亲行动。

此时，家住湖南长沙县金井镇的王同升老人，也联系到了杨宝民。电话里，这位当年参加了边境战斗的老兵老泪纵横，声音哽咽。

但是，老人浓重的乡音成了沟通的障碍。于是，同样在长沙的刘新民，便负责在他俩中间翻译。通过王同升老人的

讲述，杨宝民核实了10余名湖南籍烈士的信息，找到了他们的亲人。

其中，核实烈士的真实姓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年代久远，最初的木质墓碑经不起风雪侵袭，字迹逐渐斑驳。新疆有关部门将木质墓碑换为水泥石碑、石碑。在重新刻碑的过程中，不小心个别名字出现了一些差错。

例如，烈士余友贵是湖南长沙县人，在一场战斗中连续摧毁敌军碉堡和火力点，光荣牺牲。战后，师党委为他追记二等功。由于当年统计出错等原因，烈士墓碑和各种资料里均记录为“全有贵”。

直到刘新民去到王同升老人家中，老战士急切地向他说明这个情况，余友贵烈士的准确姓名才终于被人所知，并最终找到了烈士的侄子余汉林。

同样，烈士王虎儿的名字也是寻亲过程中核实的。王芳联系到杨宝民后告诉他，“我大伯不叫碑上的‘王宪儿’，因为我二伯叫王虎儿，父亲叫王三虎，大伯真正的名字应该是王虎儿”。

几十年间，从木牌到水泥石碑，再到大理石墓碑，陵园数次修缮。政府、部队、各行各业为烈士寻亲的步伐连续不断，他们从未被忘记。风雪无法掩盖英雄的姓名，岁月也难以阻挡亲人团圆的路。

久久萦绕的遗憾，未曾忘却的纪念

在杨宝民找到的几十位烈士亲属中，卡晓玲是极少数烈士的亲生子女。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当年藏族小伙卡义和3个同乡，就是从这里应征入伍，走向战场。

卡晓玲是卡义和的遗腹子，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永远年轻。卡义和唯一留世的照片，是半个多世纪前拍摄的，当时她还没出生。多年以来，卡晓玲脑海中的父亲，都以一个静止的形象，封存于她的记忆中。

她把父亲的遗物——一枚三等功奖章、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全都捐给了县

博物馆。她说，“父亲为国家牺牲，这些遗物应该交给国家，让后代子孙铭记那场战争中牺牲的英烈。”

去年8月，卡晓玲看到网上的信息后，赶紧拨通了文章上面“寻亲发起人”杨宝民的电话。

“心跳得很厉害，激动得话都说不上来”。平复心情后，卡晓玲一股脑把父亲的事情全都和杨宝民说了一遍，还把资料、个人信息全都发了过去。苦苦等待后，卡晓玲终于看到了希望。

烈属们最急切的盼望，就是能亲自去陵园祭拜，以弥补自己和逝去亲人的遗憾。

“大伯牺牲后遗体没有找到，爷爷生前一直认为自己的儿子葬在了‘无人管的戈壁滩’”。贾扎根烈士的侄女贾芳芳，在添加杨宝民微信好友后，隔着屏幕发来一长串的“拥抱”，感慨地说“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替爷爷完成他的心愿了”。

贾扎根牺牲时，贾芳芳还未出生，但她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大伯充满崇敬。爷爷告诉她，大伯参军时才16岁，但作为大儿子，他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那年县里紧急征兵，正在地里干活的大伯放下锄头就去报了名，走了几天才托人捎回口信。大伯虽然没有在爷爷身边尽孝，但爷爷说他是6个孩子中最孝顺的一个。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几十年的光景，如果能为国家牺牲也值得了”，爷爷告诉贾芳芳，“你大伯是为国家尽了孝道”。

贾芳芳从微信上发来一张照片，是贾扎根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字迹清晰，除了纸张有一丝泛黄，几乎崭新如初。

电话中，贾芳芳几次泣不成声，“爷爷过世后只留下一个小木箱，里面一个盒子里是用报纸层层包裹的证明书。爷爷觉得‘那纸张’就是他的儿子”。

今年10月是贾芳芳的爷爷去世10周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赶在这之前，到大伯的坟前扫一次墓，带一捧家乡的黄土祭奠大伯，“了却爷爷此生最大的

特稿

李引兰老人很多年都没有收过信了。2020年初，腊月里村子的各家各户都在忙着打扫卫生。那天，正在自家院子清理杂物的李引兰老人，接到一封特别的来信。

寄信人：杨宝民。信封上的这个名字，李引兰老人从未与之谋面。这封来自康西瓦烈士陵园的信件，从新疆和田出发，翻过雪山达坂，经过数次转递，最终抵达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这是烈士王虎儿的家乡，距他牺牲后的安葬处，隔着3000多公里的路程。

老人拿着信的手，微微颤抖着。李引兰是烈士王虎儿的弟媳，自从嫁入这个家门，她就知道“家中大哥打仗牺牲了，埋在了很远的地方”。可这些年来，一直没有他更多的消息。

家里人始终牵挂着烈士王虎儿。“公公婆婆走时，喊着他的名字；丈夫走时，遗憾没能亲自去大坟前拜拜。”李引兰老人说，“现在终于等来了大哥的消息。”山高路远，历经波折，这封为康西瓦



第692期

版式设计：梁晨